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孙子兵法》“善”概念的军事学意涵

陈 歌

(军事科学院 战争研究院, 北京 100091)

摘 要:“善”在《孙子兵法》中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在对《孙子兵法》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战争观、作战方略、战争指导规律、军事指挥艺术和作战形式五个方面阐释了“善”在孙子思想体系中的多重意涵,以期为当代战争观、军事管理、战略决策以及新时代军事文化安全提供思想参照体系。

关键词:《孙子兵法》;善;全胜;算胜;善胜;善战;形胜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1.003

《孙子兵法》作为军事科学的遗产,书中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哲学概念,如形与势、奇与正等,这些概念为后人所重视,也是研究《孙子兵法》思想的重心。相较而言,“善”这个概念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重视,处于《孙子兵法》思想研究的边缘地带。作为军事思想家的孙武讨论“善”这个概念,是对战争艺术最高追求的集中体现。深入理解《孙子兵法》中的“善者”形象,才能发现其所追求的高明、巧妙、恰到好处、臻于化境的战胜之道。

对《孙子兵法》十三篇进行文本统计,发现“善”在《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和《九地篇》7 篇中共出现 33 次,除去《作战篇》“不能善其后矣”和“卒善而养之”两例单独使用的“善”字,其余绝大部分“善”字都出现在“者”字短语中(“善战人”虽没有“者”字,但“战人”指使人作战的意思,与“善用兵者”意同,都是“擅长、善于”的意思),共计 31 例。为进一步明确“善”的形式和内涵,很有必要对具体语境中“善”与一些重要概念的关系进行分析,尤其是与“善”共现的相关军事概念。通过对《孙子

兵法》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发现有些概念在十三篇中出现频率非常高,比如“地”、“胜”、“知”、“战”、“利”分别出现 89 次、82 次、79 次、75 次和 52 次^①。通过分析这些与“善”字共现频率比较高的概念发现,“善”在孙子思想体系中的主要意涵体现在战争观、作战方略、战争指导规律、军事指挥艺术和作战形式这五个方面。

一、“善”即全胜:《孙子兵法》战争观最理想的战略追求

《谋攻篇》开篇即提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的全胜战略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后进一步论述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在此基础上指出“全争”所要实现的结果是“兵不顿而利可全”。又在《形篇》具体讲攻守中“自保而全胜”的办法,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此外,《地形篇》

^① 本文词频统计使用的文本以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为底本。

收稿日期:2025-05-26

作者简介:陈 歌(1984—),女,山东淄博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军事哲学与《孙子兵法》国际传播研究。

E-mail: chenge@pku.edu.cn

从知兵者的视角讲全胜,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火攻篇》则从反面论述审慎战争观,鉴于“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认为“明主慎之,良将警之”的战争观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全胜”思想提出“五全五破”的基本原则,主张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迫使敌方屈从于我方意志,尽可能以既不损伤我方兵力财力,又不破坏敌方兵力物力的方式,将敌方兵力财力转化为我方力量,把“用兵之害”降到最低,使“用兵之利”得以“可全”,从而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用这样的战争指导思想取胜,与那些靠多杀伤取胜的战斗相比,即使是百战百胜者,也要高出一筹。因此,《孙子兵法》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列为善战的最高标准。但“全胜”思想又是“破”中有“全”的,在对敌人不得已“破国”的情况下,应力求“全军”;如果“全军”不可得而必须“破军”的情况下则力求“全旅”;依此类推,直至在“破卒”中力争“全伍”。即使不能求得全部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要在局部中争取。可见,《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是从战略到战役再到战斗一以贯之的,能够对一个国家“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是“善之善者”的最佳战略决策,但能让一伍之众不战而屈也是战术决策的最佳选择。

全胜思想在战争观上是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军事思想。全胜思想从更高层次来评估战争,没有陷于单纯军事观点,主张战争万能论,而是把战争从人杀光、城打烂的荒蛮斗争行为,引向力求保全敌方人力物力并为己所用的比较文明的斗争行为。若战争双方奉行这一思想,战争中的滥杀和破坏现象将会大大减少。这种人道主义思想除了体现在《谋攻篇》对“破”中有“全”的层次区分上,还体现在《作战篇》善待战俘的思想中。孙子不仅珍惜己方将士和民众的生命,而且十分重视保全敌方将士和民众的生命。“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谋攻篇》)，“善”指善待战俘,得敌之卒养之以恩,通过善待战俘从而借助敌人的力量使自己更强大。

全胜思想是把军事与政治相结合且更突出政治斗争的战略思想。战争的前因后果都是围绕政治来的。暴力的使用也是为了“屈人”,“故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是把政治斗争的手段“谋”和“交”放在首位,而把军事手段“伐兵”和“攻城”作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因为军事大胜,政治大败,没有意义。只有避免置对方于死地,才有利于缓和对抗,胜利成果也比较易于巩固。因此,孙子以“不战”为“善之善”,而以“百战百胜”为“非善之善”。

全胜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最小成本实现“全争”。《孙子兵法》战略体系是一套以“全胜”为目标的综合性策略,孙子塑造的“善者”形象在用兵过程中“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谋攻篇》),为的是在不彻底摧毁敌方力量与资源的前提下,达成己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全局性胜利,从而保全并吸收敌方的潜在价值,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全争”。梅尧臣注认为,全争就是“兵不战,城不攻,毁不久,皆以谋而屈敌”。^{[1]49}实现全利的关键是全争,而谋攻则是实现全争的重要手段。

《孙子兵法》以“全胜”为目标的综合性战略体系,是在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前提下,争取以最小成本实现“全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现依赖于强大的综合实力。一方面,和平需要主动塑造。和平不是消极的无战争,而是通过智慧、实力与威慑积极构建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军事是和平的工具。强大的防御与威慑能力恰是为避免实际冲突的发生。真正的胜利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以无可撼动的优势使对抗失去意义,最终在动态平衡中达成持久的安定。这一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与危机处理仍具有深刻的警示与借鉴价值。

二、“善”即算胜:《孙子兵法》作战方略中的数理逻辑

法国汉学家魏立德曾撰文讨论中国古代战略著作中的数理逻辑^{[2]122},指出古代战略家管理方略中与数字有关的计算方法有三类:统计方法、预测方法和与布阵有关的空间分布方法。这些方法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次使用。

一是用统计的方法来算战争经济账。如《作战篇》开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是战争开始前兵马粮草等耗费的计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则是对运输成本的计算。

二是用预测方法对战争可能的结果进行分析。《计篇》讲:“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算,指算筹,不是计算。得算多就胜,得算少就不胜。这是出征前的庙算环节,是对战争胜负的预估。还有对战争形势的预判,如《形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以“知不出众知”为“非善”^{[1]67},就像“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一样,如果所预判的众人都能预判到,那就是“非善”的,只有知事物于“未形未萌”之时,才是《孙子兵法》所追求的“善”。因此,“知不出众知”为“非善”,说明《孙子兵法》强调“见胜”当见未萌。

三是与布阵有关的空间分布方法。这在古代是通过几何图形的布阵,使军队最大限度发挥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方法,是战略理论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孙子兵法》中与布阵有关的概念主要是“形”和“势”,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奇正”概念。魏立德指出,“形”在《孙子兵法》中指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如军队的人员数量、兵力的配置、武器装备的数量等,“形”是有固定数据的,因此,可以准确计算;“势”的概念则比较微妙,也更为抽象,如军队的士气、各种战斗队形的变换等一切构成军队潜力的因素都是“势”,由于这些数据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只能通过估计的方法来估算。^{[2]123}布阵就是利用“形”与“势”的辩证运动,尤其是“势”的枢纽地位。《孙子兵法》主张“形人而我无形”(《虚实篇》),战争中要想取胜,就要做到我知道敌人的虚实,而让敌人不知道我的虚实。“无形”包括一个从静止到行动、从等待到做出反应的过程,在保持“无”的这段时间内,就存在一个配置兵力以扭转局势的问题。所以,军队在编组上应分为两类:正兵和奇兵。《势篇》指出“战势不过奇正”,正兵和奇兵用法为“以正合,以奇胜”,曹操注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1]80},奇兵作用在于保证第二步发起进攻时,不受正兵配置所造成的“形”的限制。因此,银雀山汉简《佚书从残·奇正》对奇正的定义是:“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与“形”代表

的“正兵”相反,“无形”即“势”,代表的是一切构成军队潜力的因素,而“奇兵”正是可以确保“势”的潜力得以发挥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己方已被敌方察觉的“形”发生变化,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可见,势是因敌而设的某种格局,看不见、摸不着,藏于形后,与形相伴的东西。

三、“善”即善胜:孙子战争指导规律古朴的科学表述

战争规律有客观规律和主观指导规律两种。《孙子兵法》中的战争指导规律之所以具有古朴的科学性,一方面是因为它蕴含丰富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是其主观的战争指导规律符合客观规律。

(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孙子兵法》对于战争胜败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敌我政治、军事、天时、地利等客观物质条件的对比上。《孙子兵法》开篇即提出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从客观的具体情况去考虑战争的胜负,首先要修明政治,确保各项法律制度的落实才能掌握战争胜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孙子兵法》提出为将“四知”,即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兵力来决定进攻退却的战略部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战争胜败不仅要了解矛盾着的敌我双方,还要了解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只有各种条件都了解清楚,胜利才有完全的把握。《孙子兵法》对“天时”的运用不是靠天命迷信,或从主观的臆测出发,而是强调利用气象和季节条件来创造战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火攻篇》)。《孙子兵法》对“地”的论述最为丰富和精辟,贯穿《行军篇》、《地形篇》和《九地篇》等多篇,形成了完整的地形学理论。不论是与行军有关的地形地貌,即“四地”(山、水、斥泽、平陆);还是与作战有关的地势,即“六地”(通、挂、支、隘、险、远);以及侧重更大空间概念的区域,即《九地篇》从战线推进和战区划分的宏观概念上所讲的“九地”。这些不是讲纯自然的地,都是讲和人有

关的地。李零先生指出,孙子讲“兵”必讲“地”,讲“地”必讲“兵”,把对“地”的利用当作治兵、用兵的手段^{[3]252}。

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孙子兵法》提出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一是《孙子兵法》对战争之利与战争之害的辩证认识。《孙子兵法》认为,战争虽会给统治者带来好处,如“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争篇》),但更应看到不利的一面,“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梅尧臣注曰:“不再籍,不三载,利也;百姓虚,公家费,害也”^{[1]31};考虑到战争会给人民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作战篇》),只有正确认识战争的利害,才能在用兵过程中趋利避害,做到用兵之“善”。此外,考虑问题还应兼顾利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智者之虑,既要考虑“利”,也要考虑“害”。“杂于利”和“杂于害”两句,是说利和害两者各有各的用处,注意到利的用处是“务可信”,即想干什么都能成功,可以增强胜利的信心;注意到害的用处是“患可解”,即碰到什么麻烦都能化解,可以避免损失。

二是《孙子兵法》认识到战争中矛盾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孙子兵法》提出了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如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劳逸、治乱、虚实等,这些矛盾对立的范畴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强弱是相对概念,没有绝对优势,弱者可以通过蓄积力量、以待敌隙,从而转化为强者,“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又如奇与正也是相辅相成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奇和正的相互配合,就像天地永在,江海长流,日月盈亏,四时轮回,无法穷尽其变化。再如虚与实,孙子指出“兵形象水”(《虚实篇》),老子所言水往低处流一样,《孙子兵法》认为正如“水之形,避高而趋下”(《虚实篇》)一样,“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实篇》),也就是说,水是哪里低去哪里,而用兵则要避开敌人坚实之处,攻击其虚弱之处。敌人哪里实力虚弱就攻击哪里,通过佯动和欺骗,实现虚实的相互转

化。“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虚实篇》),水借助地势而往低处走,兵要利用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之处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达到制胜的目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实篇》),一切变化还要取决于敌人,所以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

此外,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还可以利用敌人的弱点,如“必死,可杀也;必生,可擒也;忿速,可侮也”(《九变篇》),就是利用敌军统帅弱点取得胜利;还可以使敌人的优点转化为弱点而加以利用,如“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篇》)。

(二)主观指导规律必须符合客观规律

主观指导规律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才是战胜之道。《谋攻篇》提出“知胜之道”,“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就是因为主观指导规律不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国君“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縻军”的行为及其导致的三军疑惑造成了“乱军引胜”的后果。《孙子兵法》中所讲战胜之道,都是在讲主观指导规律必须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主要包括“知胜之道”、“地之道”、“败之道”、“上将之道”、“为客之道”和“安国全军之道”。

1. “知胜之道” “知”字在《孙子兵法》文本中共出现79次。孙子“善胜”首在“善知”,“善知”思想包括“先知”、“先胜”、“知胜”等重要内容。其中,讲“知胜”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一处是《计篇》通过庙算对“五事七计”的比较来看谁得算多预知胜负;一处是《谋攻篇》提出的“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主要讲的是“知彼”与“知己”;还有一处是《地形篇》“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除了知彼知己外,又加上了知天知地。“知胜之道”体现了《孙子兵法》“胜可知”的战争认识论思想。

2. “地之道”、“败之道”与“上将之道” “地之道”、“败之道”与“上将之道”都出现在《地形篇》。该篇开篇首先介绍了六种地理形势,“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孙子对“六地”在作战中的对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六地”乃“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因为“六地”是有关作战地形的道理,所以当将军的不可不察。孙子言“地”必言“兵”,“六地”之后紧接着讲“六败”：“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这六种情况是投入战斗后出现的六种用兵混乱情况:“走”和“北”源于指挥不当,“驰”和“陷”因为管理不当,“崩”和“乱”则是阵形崩溃。“六败”虽是投入战斗之后才出现的六种混乱情况,但其原因却主要在于平时的训练和管理。所以,孙子说“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出现这六种恶果,不怨天,不怨地,也是将军的过错。因此,孙子指出“六败”仍旧是“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鉴于将有“知兵”、“知地”的重要责任,孙子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上将”指地位最高的军帅,“上将之道”要知兵和知地。“料敌制胜”属于知兵,是将帅对军队的指挥管理,相当于主观的战争指导规律,“计险阨远近”属于知地,是了解各种地形的样貌特征,是战争中的客观规律。《地形篇》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可见“地”是辅,“兵”是主。也就是主观的战争指导规律一定要努力符合客观规律实际。此外,“地”字在《孙子兵法》文本中共出现 89 次,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在孙子看来,地形的作用很广,不仅可以帮助用兵,还可以帮助带兵,《九地篇》就专门讲了御兵术。

3. “为客之道” “为客之道”在《九地篇》出现 2 次,是讲到敌国作战的规律。第一段“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强调“深”、“掠”、“养”、“谋”四字。孙子认为,“深”是指到敌国作战,入敌境越深,才有凝聚力,才能战胜敌人;“掠”指就地解决给养,从敌国乡下抢粮食;“养”指行军途中的休整,保持旺盛的体力、精神和士气;“谋”指调兵遣将,让敌人摸不清我方意图。还有一段“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借“为客之道”申“九地之名”,目的是讲御兵之术要借助地形。

4. “安国全军之道” 《火攻篇》最后一句“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主要是警告国君和将军战争像火一样,要慎之又慎地对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里的主观指导所要符合的客观规律是“利”。“利”在《孙子兵法》文本中共出现 52 次,分布在除《形篇》之外的其他十二篇中。《势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和《虚实篇》“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都说明“利”是诱敌最好的条件或手段。《九地篇》“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则说明“利”不仅仅是充分调动敌军的手段,还是我军是否出兵的依据。可见,见利乃动、无利则止,是衡量一切用兵的最高标准。同时,《军争篇》提出的“兵以利动”更是全书的基本观点。

四、“善”即善战:孙子军事指挥艺术的不二法门

《孙子兵法》的“善战观”是一套超越简单“战胜”概念的哲学体系,其最高境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其核心特征是“胜于易胜”,追求“无智名,无勇功”,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风险和最高的效益实现战略目标。但如果做不到不战而胜,孙子也指出了“伐兵”、“攻城”的办法。

(一)善战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善战观的顶层设计,历来被兵学界视为孙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命题与最高战略境界。“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这一命题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战争观念中以杀伤数量和战场胜绩作为衡量标准的思维方式,将战争指导者的视野从战场本身提升到了政治、经济、外交与心理的“全胜”层面。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的战略选择序列中,“伐谋”(挫败敌方战略意图)和“伐交”(瓦解敌方联盟)是上策,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即“全胜”;而“伐兵”和“攻城”是下策

和不得已而为之,即便能获胜,也已付出巨大代价,属于“破胜”。作战方略的选择应自上而下,优先在高层次寻求制胜之道,如求之不得,再逐级下移。

《孙子兵法》“全胜”思想体系包括从理想到现实的双层结构。在理想层面,以“全争于天下”为核心要义,用最小的代价、最低的风险获取最大的战略收益。在现实层面,当“不战”无法实现战略目标,在不得已而战的情况下追求“破中之全”,以国、军、旅、卒、伍五个军事单位层层递进,反复强调完整地获取远比破坏后获取更为可取,击破敌人并尽量降低对敌方人员和资源的无谓损耗。

(二)善战的核心特征是“无智名、无勇功”的“胜于易胜”

孙子将“善战者”与“非善战者”进行了对比,以此清晰地界定了“善战”的境界。常人眼中的胜利在孙子看来是“非善之善者”,这种取胜者往往能预见并战胜常人无法预见的困难,具体表现在在危急关头以弱胜强,并被天下人称赞。孙子推崇“善之善者”的境界是“胜于易胜”,战胜那些已经露出败象、不堪一击的对手。“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形篇》),杜牧注曰:“胜于未萌,天下不知,故无智名;曾不血刃,敌国已服,故无勇功也。”^{[1]68}胜敌而天下不知,就不会有智名;兵不血刃而敌国已屈服,就不会有勇功。这种战胜过程平淡,像十个人打一个人一样轻松,毫无悬念和惊险,在公众认知中“无功可言”。

但“胜于易胜”并非投机取巧,而是孙子“先胜后战”思想的集中体现。首先,要创造“易胜”之势。“胜于易胜”的核心在于“形胜”,即通过在开战前进行周密的计算,“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让自己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其次,能捕捉到敌人“已败”之机。所谓“胜于易胜”,本质是“胜已败者也”,战胜已经处于失败状态的敌人。对手“易胜”,并非其天生弱小,而是已经因决策失误、后勤不继等原因,步入了失败的轨道。最后,还要确保立于不败之地。追求“胜于易胜”,意味着牢牢掌控自己能决定的部分,即“先为不可胜”,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成功建立起自身优势、并洞察到敌人的败象时,胜利便如同探囊取物,自然也不会有令人

称奇的“智名”和“勇功”了。“无智名、无勇功”的“胜于易胜”,揭示了真正的战略智慧在于降低实现目标的代价,通过准备和筹划,让胜利的局面成为必然。

(三)善战的战术原则是“避实而击虚”

善战的实施关键是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孙子兵法》的灵魂,而这个灵魂的核心就是避实击虚。《管子·制分》在讨论治理天下的分寸和方法时,论述了“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4]492}的战略进攻思想,主张进攻敌方强固之处易受阻滞,攻击其薄弱环节则容易取胜。这种思想经孙子发展为若干“避实而击虚”的具体战术原则,主要出现在《虚实篇》,如“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争取主动的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想方设法调动敌人,使其随我意图行动,避免己方陷入被动。又如“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是集中兵力,在关键点上形成局部优势。再如“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与善守的关键是知“虚实”,谁都有“虚实”之处,关键在于“知不知”,“不知”是找不到攻或守的地方,而不是没有“虚实”。

(四)善战的形态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道德经》第八章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认为,像水居下流一样,居众人之所恶,以“不争”来避免各种不利,才是近于道的境界。在老子“上善若水”的比喻中,“上善”指高层次的“善”,老子赞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谦下品性,所强调的是它攻坚克难的柔韧力量。孙子则以“善之善者”为高层次的“善”,孙老高层次“善”都崇尚水一样的灵活、顺势的智慧。“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孙子强调“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用兵要像水一样灵活多变,避实击虚,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正如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法一样,善战者能根据敌情变化而让战术分合变化无穷。如在战斗中兵力的分配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奇正”是对付敌人的两种类型的

军事行动,用“正”接敌,用“奇”破敌。“奇兵”有两种作用,一种是在阵形内部作为重新编组军队的力量,迅速变换新的阵形;另一种是作为进攻力量,利用变换阵形造成的新态势实施突击。“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主要讲奇正相生,变化无穷。作为一种“善”的技术形式,出奇是靠奇正相生,即奇和正相互搭配,相辅相成。

《孙子兵法》的“善战者”形象,并非战场上的骁勇猛将,而是一位深谋远虑、精于计算、掌控全局、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战略家。“善战”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军队的保全,如《火攻篇》所言“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正是其超越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的战争哲学的具体体现。

五、“善”即形胜:《孙子兵法》作战形式最著名的文化内涵

在《孙子兵法》概念体系中,“形”指军事实力的客观、可见、可度量与可部署的静态存在。《形篇》讲“形”主要是以形相胜,即“形胜”,这种胜是显而易见的。实力是胜利的基础,“形胜”的一方是实力强的一方。但有没有实力跟会不会用它则是两回事。

第一,“先胜而后战”是“形胜”的首要作战形式。“形胜”的首要作战形式,是在战前通过实力建设与部署,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立于不败之地。《形篇》开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强调的是“先”,而不是“后”,即在战争开始之前,“善战者”会先做到自己在实力上有胜算,先立于不败之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强调的是“己”,而不是“敌”,“形胜”作为一种内向、防御性的作战准备形态,其重点不在急于寻求战机,而在首先完善自身部署,使军队如“藏于九地之下”(《形篇》)。“先胜而后战”体现了极度理性、规避风险的作战风格。

第二,“胜兵若以镒称铢”使得“形胜”在进攻中易见易知。镒、铢为古代重量单位,一镒等于576铢,比喻力量悬殊。“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指一种外向、进攻性的作战力量配置形态。其关键不在于总兵力的多寡,

而在于能否通过机动、佯动、欺骗等手段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虚实篇》),在预定决战地点形成局部兵力对比的绝对优势,进行“以石击卵”式的歼灭战。

第三,“自保而全胜”体现“形胜”攻守一体的协同部署。“形胜”思想要求作战部署必须同时兼顾攻击的锐利与防御的稳固,二者互为条件。“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防御部署的“善守者”要借山川的阻碍、丘陵的坚固等地理条件把自己藏得很深,力求隐蔽、坚固,使敌不知何处可攻,或攻之难克。进攻部署的“善攻者”要借着天时、地利等水火之变,一旦发动,便从出其不意的方向,以雷霆之势打击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使其没法防守。在两者协同的条件下,能以稳固的防御“自保”,同时又以凌厉的进攻“全胜”。“自保”是“全胜”的基础,“全胜”是“自保”的延伸。

第四,“决积水于千仞之溪”是“形胜”的最高形态。“形胜”的最高形态,是将静态的实力优势(形),转化为一触即发、不可阻挡的决战态势。《形篇》结尾的比喻“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描述了一种从“力量蓄积”到“能量释放”的最终作战形态。“积水”象征经过长期积累、集中和部署所形成的雄厚军力(形);“千仞之溪”象征被精心选择、具有极大垂直落差的有利战场空间位置。整个作战形式就是打开闸门,让积蓄的军事势能沿着预设渠道(作战计划)倾泻而下,摧毁目标。此形式强调两点:其一,优势必须积累到临界点(积水至深);其二,释放必须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和地形(千仞之溪),以求效能最大化。

“形胜”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农耕文明对稳定、积累和可预测性的深刻认同,与克劳塞维茨强调不确定性的“战争迷雾”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代表了东方兵学一种独特的、致力于通过精细的作战形式设计来驱散迷雾、掌控结局的战略路径。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善”的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孙子关于“善之善者”的经典论述,不仅是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精髓,也为当今世界理解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提供了超越时代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提醒当今世界各国,战争不应是解决争端的优先选项,更不应成为彰显

实力的工具。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致力于在战争爆发之前消弭危机,在冲突升级之前控制风险。《孙子兵法》的“善之善者”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安全的现实主义智慧,同时又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二元选择,而是一道

需要持续求解的复杂方程。真正的“善之善者”,既不幻想无冲突的理想和平,也不迷信武力的短期效用,而是以深邃的战略定力,通过制度、合作、发展与克制,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构建确定的安全框架。这既是对古人智慧的继承,更是对后代负责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 [1]杨丙安. 十一家注孙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2]魏立德. 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C]//高锐. 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3]李零. 兵以诈立:我读《孙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管仲. 管子[M]. 李山,轩新丽,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9.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goodness” in *The Art of War*

CHEN Ge

(*Research Institute of War,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Goodness” is a concept that appears frequently in *The Art of Wa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art of speech of the word “goodness” in the text of *The Art of War*. On the basis of the text analysis,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goodness” in Sun Tzu’s ideological system are explained from five aspects: view of war, combat strategy, war guidance rules, military command art and combat form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system for modern view of peace war, military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military cultural security theor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goodness; complete victory; victory with comprehensive calculation; good at winning; skilled in warfare; victory with favourab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陈歌.《孙子兵法》“善”概念的军事学意涵[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6,43(1):17-24.

CHEN G.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goodness” in *The Art of War*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6, 43(1): 17-24.